

世界侦探小说经典
亚森·罗宾探案集



Maurice Leblanc

Arsène Lupin

Le Cercle Rouge

红圈魔咒

(法) 莫里斯·勒布朗 著 李 曦 译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

Arsène Lupin

红圈魔咒

(法) 莫里斯·勒布朗 著 李曦 译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目 录

第一章	被诅咒的男人·····	001
第二章	神秘的女郎·····	039
第三章	暗藏杀机的恶魔·····	085
第四章	隐藏者的真面目·····	145
第五章	告别红圈·····	189



第一章 被诅咒的男人



“太棒了，杰摩，你的情况已基本恢复正常了，你若能把这种状态持续下去，用不了太长的时间，你就可以顺利出院了，你再努力地坚持一下，忍耐一下吧！”

一位护士和颜悦色地和窗户里的人说着话，窗子被铁丝网密密地封住，此处是洛杉矶一家精神病院，这家精神病医院属于洛杉矶市监狱。

杰摩，五十岁上下的年纪，身强力壮，一头黑发长长的，缺乏打理显得零乱不堪，他的身上衣服是美国监狱通用的横条纹制服。此刻他正一个人蜷缩在角落里。

他缓缓地把头抬起来，露出一双空洞的眼睛，不见一丝神采。

明显可以看出，他被愁云惨雾包围着。

“杰摩，你的遭遇多么值得同情，典狱长是这样评论你的。平日里的你是那样的老实巴交。然而，要是有一天那可怕、神秘的红斑爬上你的右手手背时，你就变得一点也不像你，变得凶狠残忍，总要干出毒辣、残忍的事来，你到底是怎么了？”

“典狱长判定你肯定患有某种神经疾病，所以你才会来这里接受观察治疗。”

“负责你的病情的是大名鼎鼎的莱蒙医生，这一段时间以来，你有了明显的好转，你现在这种状况真让典狱长

高兴。

“每当你被恶魔缠身的时候，你就会处于一种精神极度亢奋之中。

“你一旦犯起病来，简直就像疯了一样。还好，经过疗养之后，你又变成了正常的杰摩。”

“真的很感谢你，总是让你为我担惊受怕，我很抱歉。”

杰摩又默默地将头低了下去，他望着地板发呆。

护士一见到杰摩是这样子，便悄无声息地走了。

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，杰摩依旧维持老样子，呆得如同泥塑一般一动不动。

突然，一粒硕大的眼泪从他的眼中涌出，慢慢地淌过他的脸颊，最后摔落在布满灰尘的地板上，渗湿了一小块地板。

“天呐！我究竟变成了什么样子呢？他们都说，我不发病时就是一个正常人，非常地安静，认真做事、为人老实，然而我，这手上……手上这恐怖的……”

杰摩非常惊恐地看着他的右手手背，那只手肮脏异常，因为他有很长一段日子没有洗过澡了，在他的手臂上结了一层又黑又厚的垢泥。

他仔细地察看着，除了泥垢，在他手上没有丝毫令人胆战心惊的白斑的痕迹。



“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神秘的红斑呢？而且，只要它出现，我就会……变成了一个恶魔……然而当我心态平和之时，如同现在一样，怎么就不见红斑的踪迹？

“莫非在我身上潜伏着两种本性？一种是正常人性，另一种则是恶魔人性？

“每当那可怕的红斑显现的时候，我就像个疯子一样，变得完全不像我，敢做任何凶狠残忍的事。

“可是当那红斑消失之后，我又马上变成正常的我，而那时候，我的心总是被痛不欲生、追悔莫及的情绪占据，因为无论如何，那些我亲手做过的错事、恨事再也难以挽回了。

“可怕的红斑一旦出现后，我变得是那样凶狠、残暴，就像豺狼虎豹一样。上帝啊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总这样捉弄我！

“难道说我真的患有神经病？……再不然的话，我的身上流着魔鬼撒旦的血液？

“每当我回想、思索这一切的时候，莫名的恐惧总是把我逼得快要窒息了不可……

“……我是这样被人所不齿，遭到魔鬼的诅咒的人。”

杰摩在地上翻来覆去，痛不欲生。

他泪雨滂沱。当他的情绪略微地平息下时，他便又像刚

才一样蜷曲在地板上像极了一只受伤的野兽，气喘吁吁，他两眼依旧黯淡无光地看地板。

渐渐地，心潮翻涌的他又恢复到了常态。

他一边按摩着自己的太阳穴，一边闭目养神。然而以前做下的那一桩一桩罪行却像电影一样，在他脑海中频频闪现，一个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画面在他眼前不停摇晃。

他脑海中不断浮现出红圈，像血染的一样，这些红圈在不停旋转，不停地放大，最终不见了。

过不了多久，又有新的小红圈在刚消失的大红圈附近产生，同样地不停地转，不停地放大，直到消失。

杰摩快要崩溃了！那是以前所负下的累累血债，现在的他仿佛身处地狱，被无情的索命鬼紧紧追随，无路可逃，他忍无可忍，惊恐中发出一声大叫，一下子从地上立了起来。

“啊！杰摩，发生什么事了？”

杰摩一声吓人的叫声，让那个护士立刻闻讯而来。

“我……我……”杰摩呆若木鸡，语不成调。

“做噩梦了吗？好好睡一觉就好了。”

护士待了一会儿，看到杰摩再没什么新情况，便又走开了。

噩梦初醒的杰摩，一下子变得疲软无力，他颓然地坐下去，脑海里又突然闪过一件事：



“哦！有一件事我想起来了……我在住院之初，莱蒙医生曾对典狱长这样说：

“‘这种病真的令人感到棘手，但是，可以断定是神经病的一种，每当他犯病的时候，手背上必然出现红斑。到目前为止，在世界范围内的医学界这还是首例。

“‘根据我的经验判断，杰摩的这种病或许是一种遗传性精神疾病。但是，目前为止我还不能更详细地做出解释，其他情况，有待我进一步为他治疗后，再下结论。’

“尽管他们谈话时故意压低了声音防止被我偷听，然而他们说话时我大脑依然保持着高度的清醒和警觉，他们所说的一切我都听得一清二楚。

“很有可能，正如莱蒙医生所讲，我身上的这种可怕的病正是家族性遗传的精神病。

“很久以来，我们家族所有人的身体里都流淌着这种使人变成恶魔的血液，那我自然也难逃厄运。

“在我的身上正流淌着使人疯狂的血液，一旦血液激动起来，我便由一个正常善良的人变成一个嗜血杀人的魔鬼。

“上帝啊，这一切太恐怖了！”

杰摩的心中充满了恐惧，他用手紧紧地抱住自己的头，然后呆呆地望着地板。

慢慢地，已到了这一天的黄昏，医院和监狱逐渐被一片

死一般的沉寂笼罩。

然而，就在此时，杰摩突然发现了一个十分奇异的现象。

一亮……一闪……一亮。

杰摩在心中计算着闪光的次数。

“二次……十五次……二次……”

杰摩的心中很是困惑不解。此时，光亮又射了进来，这一次闪动的次数与前一次一模一样。

“二次……十五次……二次……”杰摩又在心中数了一遍。

这种利用反射阳光给别人以暗示的做法，杰摩在他的儿子包勃年幼时，曾教过他。这种暗示就是利用镜子反射光线，根据光线射在物体上的次数，表示出字母 A、B、C……

反射一次便可以用 A 表示，二次可以用 B 表示，三次可……依次类推的话，那么十五次则代表字母 O。

“二次，十五次，二次，这就是字母 B、O、B，是包勃！”

包勃是杰摩儿子的名字，他如今已是十三岁的少年了，显然童年时代的把戏在孩子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杰摩不知包勃是在哪里把这样的信号给传递过来的。



实际上，这些光线是从房屋的天花板折射进来的。

杰摩抬眼向天花板上望去，发现在被漆过的天花板的一角，有一个洞是用来透气的，光线便从那个洞里射进来。

杰摩马上把他的床推到了那个洞口的下方，又在床上搭了一把椅子，这样他就有足够的高度将头伸出洞外了。

然而洞口太小，只容他的头伸出去，肩膀以下只能被卡在里面，没有法子，他只好转动脖子四周寻找。

杰摩所在的这个房间，属于一栋一层楼建筑物。楼里的每个房间就只住一个病人。

在这栋建筑物的邻旁，还有一栋二层楼建筑物。那栋楼里，每一个房间住有五至六名病人。

而就在那栋二层楼楼顶上，包勃正趴在上面，手中拿着镜子，利用夕阳的最后一抹余晖向他爸爸传递着暗号。

父子两个几乎在同一时刻发现了对方，他朝着他的父亲挥了挥手，似乎在让爸爸少安毋躁：“爸爸，等我一会儿。”

没有多久，包勃就从杰摩的视野里消失了，屋顶上已不见他的影子。

儿子突然消失不见，使杰摩的心立刻紧缩起来，赶紧四处找寻。

“包勃到底想要干什么呀？”

“千万不要被护士或警卫发现，否则的话就麻烦了……”

杰摩的心一下子被揪住了，因担心而有点恐惧。

此时的包勃就像一只猫一样，在屋顶上悄无声息地爬行前进。

他径直向父亲的方向爬去。他光着两只脚丫，脖子上挂着他用鞋带绑在一起的两只鞋。

他已经缓慢地爬到了他父亲的身旁。

“爸爸……”

“包勃，你在干什么？你为什么要来这里？”杰摩的语气很严厉。

“爸爸，我打算把你救出去！”

“什么？瞎说什么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，一旦被察觉，你也会坐牢的！”

“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救你出去！一想到你被关在这里我的心就难受极了。”

包勃一边诉说，一边流下了眼泪，他继续说：

“爸爸，我们还有其他的帮手呢！他会帮我们一起逃出去！”

“什么人？他是谁？”

“是赛摩叔叔。”

“是那个常面带笑容的赛摩吗？”

“是的。赛摩叔叔对我说过，他会竭尽全力把你救出



去的。

“我是个小孩，目标小，难以被人发现，来这里行走，警卫不会发现我，因此我才悄悄地来到这里。赛摩叔叔告诉我让我将这把钥匙转交给你。”

说完，包勃从兜里掏出一把钥匙来。

杰摩瞅着那把钥匙和稚气未脱的儿子包勃说：

“赛摩那个坏蛋，肯定又在打歪主意！一定是又有他自己办不到的事，想借助我的力量。

“为了他不可告人的目的，他居然指使一个才只有十二三岁的孩子来冒险，真是人心险恶。

“寄希望于一个无知的孩子，光想着凭一把钥匙就能让一个罪犯成功越狱？”

杰摩不禁怒火中烧，嗓音也在不自觉中放大了：

“尽管我犯下了滔天罪行，但是，我对我的过往表示深深的忏悔。我已决定要痛改前非，而他却要拉我重下马，引诱我重新走上犯罪的道路。

“不仅如此，他还教唆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冒巨大的风险来救我，没准此刻他正在为自己的妙计沾沾自喜，真是个卑鄙无耻的家伙！”

一想到赛摩那面带微笑的脸，杰摩的心便忍不住愤恨起来。

“爸爸，你用钥匙打开锁逃走吧！赛摩叔叔说过，你的房间外装有钢丝罩，这些罩子是用锁锁住的，你只要用这把钥匙，便能够打开锁逃出来。”

“包勃，这不行，爸爸不可以跑，因为爸爸很快就能出去了。”

“但是，赛摩叔叔讲，你从医院出来后又要被送进监牢里！”

“确实是，爸爸的确要在出院后接着在牢里待一段日子。可等到我刑满释放之后，我便洗心革面，重新做回一个好人了……

“我曾经对自己立下誓言：若有出去的那天，决不干坏事了。

“爸爸干下了滔天的罪行，所以要接受法律的制裁。

“虽然没有妈妈可以管顾你，但是，你作为一个男孩子，一定要学会坚强，下次千万不要再这么做了。

“赛摩是一个十足的恶棍，你万万不可接近他，要不然的话，你也会和爸爸一样，变成一个囚犯。

“扔掉这把钥匙，记住我的话，好吗？”

“好的，爸爸。”

“你要发誓，答应我以后决不再找他。”

“好……我发誓。”



“就这样吧，你走吧！”

杰摩用一种严酷且带着教训的口吻对包勃说了上述一番话。

包勃一直默默地注视着父亲，用心记住父亲对他说的每一句话，随后，他从原路慢慢爬走了。

杰摩静静地注视着儿子的离去。

“上帝啊！希望这个可怜的孩子手背上不会出现红斑！”

杰摩在心中暗自祈祷。

“但是，莱蒙医生曾经说过，这种病很可能是一种遗传性精神病。那么，包勃的身体中也肯定流淌着这种疯狂的血液。

“假若他受到赛摩那个恶魔的影响，可怜的包勃将难逃厄运。一定要禁止他与赛摩的接触。”

杰摩一想到这里，心中不由深深悔恨没有让包勃发下重誓或毒誓，他不得不又牵挂起了儿子。

一年多过去了。

在洛杉矶市监狱的狱长办公室里，坐了四个人，他们分别为监狱长施米思、精神病主治医师莱蒙，另外还有两位女士。

两人当中有一位四十岁上下的中年妇女，她仪态大方，

举止优雅，两眼炯炯有神。另一位是一个金发少女，大概还不到十五岁，容貌清丽。

这位中年妇女就是赫赫有名的德丽彼思夫人，在洛杉矶市是一位赫赫有名的大富婆。

如今的她丧夫寡居，但却天生有一副菩萨心肠，致力于救助一些被迫做坏事的人，或生活在破碎家庭中的孤儿，和一些因智力有问题而流浪街头的年轻男孩、女孩。

为了竭尽全力爱护帮助这些人，她将自己宽敞的房子和丈夫雄厚的遗产成立了一个名叫“爱心天使国”的慈善组织。

旁边那位貌美如花的少女是她的独生女儿，名叫佛若莲丝。她跟她的母亲一样，怀有一颗善良仁慈的心。她的身材苗条修长，金发碧眼，眼睫毛又密又长，很显然是一个容貌出众的女孩。

德丽彼思夫人希望自己的爱女能将“爱心天使国”的事业继承下去，幸运的是，女儿佛若莲丝正有这方面的兴趣和志向。

因而她跟随母亲一道去监狱、贫民区走访。

这一天，她便坐在监狱长办公室的椅子上聆听大人们谈话。

“夫人，我为您能在百忙之中抽空来到此地表示感谢。



恳请您收容一个……”

夫人一边听监狱长的讲话，一边不住地点头。

“此人名叫杰摩，是我们监狱的一名囚犯，他的遭遇非常悲惨，因为他患有一种匪夷所思的精神病。有关这方面的情况，请精神病主治医师莱蒙博士来介绍一下。莱蒙博士，请你来讲一讲情况吧。”

莱蒙博士站起身来。这是一位年少有为的博士，年纪不过三十二三岁，他不仅是精神病学专家，而且在遗传学方面颇有建树，然而，他却谦逊有礼，没有一点自以为是的孤傲架子。

他肩宽体阔，体态修长，魁梧高大，英姿勃发，帅气十足，身上的肌肉块发达饱满，是个充满魅力的男子汉。

莱蒙博士额头又宽又厚，一双深蓝色的眼睛熠熠发光，显示此人学识渊博。

他的下颌削挺，双眉紧抿，给人一种坚毅隐忍的感觉，每当他面带微笑时，便微启双唇，一口洁白如雪的牙齿，更加诱人。

每当他微笑时，眼睛总是闪烁着温情脉脉的光，让人感到他是如此的平易近人。

“这个例子非常地罕见。”莱蒙博士说道。

“不发作时，杰摩是一个胆小慎微，老实巴交的人。而